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周滅齊

陳文帝天嘉三年齊主之為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為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粲備敬之

子也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槩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叡其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帝聞之大怒夏六月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妻子彥載以出醜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六年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顯祖時珽為祕書丞盜華林遍略及有它賊當絞除名為民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使令直中書省世祖為長廣王以為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

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譎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絜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太被親寵見重二宮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為顯祖所播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為賊故

珽亦怨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謚號 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為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鷄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鷄大赦耳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拽之得填庫稍幡數百上皇以為反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詎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之孝琬呼抄上皇曰何敢呼我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又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為

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

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元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

臨海王光大元年 齊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

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

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

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

其飢餓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環

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得

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為項羽

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纒得至

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

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

桎梏不離身夜以無善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二年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夏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和士開為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冬十月辛巳齊以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 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卒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祕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祕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之室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今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外野之

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六赦戊寅尊太

后為皇太后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

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為鄭州刺史

宣帝太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

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無復期度遂

得幸於胡后及世祖祖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

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

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

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土開

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

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

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後司三司

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後司三司

安吐根曰臣本南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戲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戲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復命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忽忽欲王等更思之戲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對曰先帝於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戲等云文遙與臣並為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為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戲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戲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刺史葬畢戲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戲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戲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而

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戲戲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危酒言訖遽出之開載美女珠簾詣寔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用為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歌還入不士開曰在內又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刺史足矣入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口曰臣已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以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三戲以不臣之罪且日戲將復入諫者十人止之戲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發問又有人語曰殿下勿入恐有變戲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戲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並林園雀離

佛院人劉桃枝拉殺之敵久與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寬惜之後以士開為
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齊主年少多嬖寵
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官
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
衛東宮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史
領軍揔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
庭于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
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士
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
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愛婢也有寵於齊主令萱
欲附之乃為之養母薦為弘德夫人因令提婆與穆氏然和士開用事
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亦呈思祖璉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璉

齊書卷之六十五 齊書卷之六十五 齊書卷之六十五

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璉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
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
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
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為祕書
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為齊州刺史
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璉謀之璉引漢文帝誅薄昭故
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
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尉趙彥深為司空和士開錄尚
書事徐之才為尚書令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仍攝

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復啓象
由是與士開有隙 歲四月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為太保琅邪王儼以和
士開楊提婆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亦奔數步
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
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
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
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
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
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
禁推子琮雜佗文書奏之齊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
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西宴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心更奏
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莫

年且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
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
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即京畿軍士二千餘人
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
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曰士開昔來寔命萬死謀廢至尊剝
家家髮為尼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
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
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楊提婆母
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彊曰兵
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
啟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
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帝於永巷帝帥宿衛者

步騎肆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
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先步道使人走出曰大
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
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
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鏢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
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程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歎
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
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
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
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 九月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為兗州刺史
齊主以珽為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
相表殆非人臣自尊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

殺之帝未決以食壘密迎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帝乃
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
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庚午帝啟太后曰明日
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為不去儼
出至永巷劉桃枝父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
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
帝使啟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
畿府入領軍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
獻為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
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
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變鸞
弓纏箔馳入南城遣宦者劉長顯幽太后於北宮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

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為帝設食帝亦不敢嘗

四年春二月庚寅齊以侍中祖珽為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 齊尚書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遂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自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後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穉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珽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為都督

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彊鄯侯嚴整突厥畏之謂之直可汗光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梁克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珽後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灑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自結髮後軍未嘗敗地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柵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皆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箕妻兄鄭道蓋秦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為

不可事遂寢瑛又見帝請問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是
嚮以為無此理瑛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
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
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
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
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
珍馳召祖瑛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瑛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
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
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
與三力士以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
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伯伽祖瑛使二千石
卽刑祖信簿錄光家瑛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前百刀

七賜稍子瑛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
曲直卽杖之一百瑛大怒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卽中何宜為寧及出
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解
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瑛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
獨孤永崇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副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
者曰使人裹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言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
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
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辦世酋皆
死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祖瑛與侍中高元海不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
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瑛瑛求為領軍令萱許之元海密言於帝
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瑛與屠擊王孝珩交結由是中
止瑛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

之璉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君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
萱令萱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璉自是專主機衡揔知騎
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持出入直至永巷每同
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秋八月庚午肅廢皇后斛律氏為
庶人 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
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又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
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 萱亦以胡昭儀
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璉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冬十月齊陸令
萱欲立穆昭儀為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
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
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心衣被穆昭儀
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立 國有一聖女

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 不作皇后造何物人作帝婦
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 十二月齊胡后之立非
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 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
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 太后行多非禮不可以訓太
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享丑廢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
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 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
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 皆受其指廢提婆則唐邑之
徒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揔知外兵及內
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誦
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
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口參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

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事皆附
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諧誦常帶刀走
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驚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
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
輦為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珽
主書王子沖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
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
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
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
王子沖不問珽日以益踈諸宦者更共諧之
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
言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
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
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
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
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
監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昭之弟也初祖珽
執政引孝言為助除吏部尚
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
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
氣色揚揚以為已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
忽於眾中抗言曰尚書天下
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
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
等共構祖珽遂而代之 冬十月齊國子祭
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
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
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
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為帝所委
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
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
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

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
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
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
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
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
監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昭之弟也初祖珽
執政引孝言為助除吏部尚
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
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
氣色揚揚以為已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
忽於眾中抗言曰尚書天下
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
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
等共構祖珽遂而代之 冬十月齊國子祭
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
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
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
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為帝所委
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
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
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

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為已
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陷之之弟子也與
侍中崔季舒皆為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
習聞之大以為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
出拒之信使往還須臾節度且道踞小人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并州畏
避南寇若不啟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
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轡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
惣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幸及齊主悉召已著名者
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焜黃明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
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貲產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秋八月齊主如晉陽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 二月齊主言語澁訥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

御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體
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為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
直萬匹競為新巧朝夕弊盛修宮殿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
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燕則以湯為泥鑿晉陽西山為太像一
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好
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為之無愁天子於華林
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
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闕寵任陸令萱親提婆塞向阿那肱韓長鸞等
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顛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并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
居顯位官由財進徹以賄成競為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
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
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

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鬪鷄蹄開府皆食其
幹祿諸嬖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
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為貪縱
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蓋儲待加戍卒齊人聞之亦
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
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
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有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
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
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畫
力窮讎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
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號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
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

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一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
戎大定是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一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
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以為貯積募其驍悍直為部伍彼既東
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
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
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
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
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
更存遵養且復相峙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
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也王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
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
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

也帝大笑二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微聘於齊以觀釁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摠管子翼問策餘人皆莫之知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統榮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霞為前三軍摠管趙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昭為後三軍摠管齊王憲帥眾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迴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眾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眾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眾二萬出陳汝誼盟之凡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宇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位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昺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

周主許之八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舡焚浮橋絕齊求橋大都督太安傳伏自永橋夜入中渾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渾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末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末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傳伏謂行臺乙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王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玉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况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放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為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灑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為右三軍譙王儉人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儼於邳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廷雋公直勤敏諸侍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頌禱周主一至晉州軍于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王儼馬氏公升步騎五千守鼓鍾

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汾州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拒守相貴相顧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王自晉陽帥諸軍趣汾州周主曰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周主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執帥衆應之未周將北海段又振杖槩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妃儼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未安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也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鷄栖及伐柏為葦以立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王分

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宇文盛遣人告
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還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
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蒼在不之覺
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
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
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劫集聲勢甚盛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
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
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聞志雖有百萬
之衆實為陛下奉耳軍京兆王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
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
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為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
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王

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仍而陷
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憂慨自若謂將士曰
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
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
遙為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
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
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
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
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
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
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摠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
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

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
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四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
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
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
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疾傷及
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
邪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着汾水中耳
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
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勸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
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
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關將儀同三司奚長諫曰
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聚豈未有虧功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

情賊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
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
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
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山
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鳴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勳
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禕翟等至是遇於中途齊主
為接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
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
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
其手曰余得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
變汝善為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兩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
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

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尉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王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為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文若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文若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為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為妄斬之乙卯齊王詔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之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摠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國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為柱國并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為魏丞相以唐邑典外兵曹太原白建興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邑官至錄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邑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摠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詢稟邑自以宿舊習事為孝卿所輕意甚鬱鬱及齊王還鄴邑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為天

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官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少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千子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為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王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靴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千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旗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千段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敗東門際昏逃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

相填塵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畿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尊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偽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文大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屢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

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啟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湣曰至尊
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湣曰我人臣何容受
此啟執使者送鄴壬戌周王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
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
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眾唾面使其知愧
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
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
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
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
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湣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求業將
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數聞南

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
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忱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眾將令
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意皆無
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
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勣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上門
道還鄴時宦官儀同三司荀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鷄鼠縱鷹犬搏噬取
之勣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勣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
慮後患邪勣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
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勣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主鄴丙
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
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
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王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

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樂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恐懼莫有關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勸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地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年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為太上皇帝皇太后為大皇太后皇后為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為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倚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奔珩為涪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八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雄帥千餘騎岷周師出湓口登音回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譚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畧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仇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妻棄母不孝也外為偽朝勸力內實通敵不忠也送欵之後猶持兩

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張樂能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日周帝重方首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官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湝詔尊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末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末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湏達請降於周周以末業為上柱國封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覲侯周師自與穆后馮

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顛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日鵬鸞西出參伺

請周師復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

文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

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啟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

周師之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袴後與后妃幼

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鄆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庚

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為改葬子孫各隨陰叙錄

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

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并可毀撤瓦木并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

各還其主二月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

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負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

王潛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在國楊堅擊之

令高緯為手書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州潛遣二謀覘之候騎執以白憲
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
與潛書曰是下謀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且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
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
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隱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
畧陳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皆眩以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
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寧王孝仁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
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
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仁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仁歎曰自
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不土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
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控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
畧得將士心齊人學其威聲皆上風沮潰勿收不堪軍無松焉周主以齊

將封輔相為北朔州摠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彥才
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
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
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
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援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
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
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
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此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
臺傳伊營州刺史高寶寧等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
二縣三百八十戶三萬二千五百向寶寧等之齊之疎屬有勇略久鎮
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摠管府相并
二州各置官及六府官乙卯周主自鄴西還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

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口僕射周主既克丹州復遣
章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卿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
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
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
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
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
早下計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
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
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赦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
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
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政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歛軍而
還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之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上

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大廟
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為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
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
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
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
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麟鳳皇為
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
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五月己丑周主祭方丘詔以踞寢會義崇信含
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
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壯麗者準
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十月周

人誣溫公高緯與官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徒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裔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傲放之乃為尼齋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 十二月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為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夏六月周高祖殂 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為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摠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為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親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一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佗鉢不從 十二年夏六月周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鉢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父之病死於蜀

楊堅篡周

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隨相公楊忠宣子 襲爵堅為開府儀同三司

宣帝大建四年夏四月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贊為太子大赦

五年秋九月壬午周太子贊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隋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王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官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

聖賢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城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尉遲運為右宮正運迴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柏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七年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畿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綏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晉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侯城而還官尹鄭譯王端等皆有

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譚等皆預焉軍還王執等言之於周主周

怒杖太子及譚等仍除譚等名官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譚戲狎如

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謂備之兄孫也周主遇

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

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

堪立邪乃以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

脩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執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

深以為然勸執陳之執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無闕恐不了陛下

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相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

憂帝以問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執讓弼曰平生言論

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及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

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執默久之

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將
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見
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
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
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忘命臣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
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自太子非社稷主晉六茹堅貌有反相帝
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以軌等言
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九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
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為皇太后宣帝始立即還秦欲大行
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闕視高祖宮人遺為淫欲超拜
吏部下大夫鄭譯為開府僕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已未葬武

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即吉京兆郡丞
樂連上疏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
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
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
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帝不
懌由是疎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
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為太師憲辭讓又使孝
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
即執之憲自辯理帝使于知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
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
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帝召憲係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劾海李綱誓之以死
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一
之矣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
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意親善者也帝既誅意而無名乃云與匪等謀反
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
氏為皇后 秋七月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閣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
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夫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為大
右弼申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揚堅為大後承周主之初立也以
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虞
書所稱言災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
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
施非常之惠以肆姦究之惡乎帝不從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濫多過
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羣服羣下乃由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醜於

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
年即次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
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酒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
之於是樂運與柳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以為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
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
然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
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斷雕為林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
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戲書之路其八玄象
垂誠不能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
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滅洪同死人
猶願之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
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

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為魯王
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為皇太子 二月周徐州摠管王軌聞鄭譯
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
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
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
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
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
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
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
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
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
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已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

何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

谷石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為身計宜且
遠之於是運求出為秦州摠管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
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不知齊王志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
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為
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令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為并州刺
史帝遣使就州醜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辛巳周宣帝傳位於
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
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位等官皆準天臺尊
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
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為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
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此上帝不欲羣臣同已常自帶綬及冠通天

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為魯王
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為皇太子 二月周徐州摠管王軌聞鄭譯
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
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
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
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
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
正中大夫頹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中頓頹三拜三進帝曰汝欲
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
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
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
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已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
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
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為身計宜且
遠之於是運求出為秦州摠管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
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不知齊王志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
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為
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令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為并州刺
史帝遣使就州醜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辛巳周宣帝傳位於
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
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位等官皆準天臺尊
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
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為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
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此止帝不欲羣臣同已常自帶綬及冠通天

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
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允族稱高祖者為長祖
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為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
墨粧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
羽儀杖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插人
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
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
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夏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為趙國濟南郡為陳國
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上黨郡為代國新野郡為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
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迥並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
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
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 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為大前疑

已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
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
十二年春二月乙丑周天元改制為天制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
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為天元聖皇太后癸未詔楊后與三后皆稱
太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行軍總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
公溫妻尉遲氏蜀公迴之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
亮聞之懼三日軍還至豫州密謀襲韋孝寬并其眾推諸父為主鼓行而
西亮國官如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
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時
周師寇淮南韋孝寬為行軍元帥周天元加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為三
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
持銳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宮為成天宮庚子遷長安詔天臺侍衛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五十一
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綠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
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
五皇后以聞小宗伯狄道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大事
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嘗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悅免
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性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
一人於是以陳氏為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
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宗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
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為樂 夏五月周
揚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嘗暴滋甚喜怒
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開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
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閣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望隆
重天元忌之嘗因忌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
堅至神明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取相表傾心相
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而悉也願少
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天元將遣
譯入寇譯請元師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
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為壽陽摠營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為揚州
摠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灋駕
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薨小御王溥陵劉昉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與御
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卧內欲屬以役事天元瘖
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御飾大
夫柳裘內史大夫杜陵韋萇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
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
裘憐之孫也是日帝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摠知中外兵馬事顏之

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厲聲曰主上升
 還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
 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 且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
 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救並受堅節
 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
 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王者宰相何故索之堅
 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
 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庶成尊阿史那太后為太皇太后李太后為
 太帝太后楊后為皇太皇朱后為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為尼以
 漢上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為假黃鉞左
 大丞相奉正贊為上柱國百官摠已以聽於左丞相堅初受顏命使邗國
 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摠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以

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
 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
 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即依此
 行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
 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
 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
 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賁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賁遂與丞相府宿衛賁
 辯之弟子也以鄭譯為丞相府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二人由
 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穎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
 入府遣楊惠諭意穎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穎亦不辭滅
 族乃以為相府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
 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

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
年少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堅革宣帝荷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
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 中大夫庾季
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
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
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
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摠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迥子魏安公
博奉詔書召之會葬于子以上柱國韋孝寬為相州摠管又以小司徒叱
列長叉為相州刺史先命赴鄴孝寬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
士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
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
而去彭楷之孫也六月五王皆至長安 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

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 賀蘭貴齎書候
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 使人至相州求醫藥
以伺之孝寬兄子藝為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寬 寬問迥所為藝黨於迥
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語孝 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
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 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
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 一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
與藝由是得免堅又令候正破六韓哀詣迥諭 旨密與摠管府長史晉昶
等書令為之備迥聞之殺昶及哀集文武士民 築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
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 路吾與國舅錫任兼將相
先帝處吾如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 合義勇以匡國庇民何如
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摠管承制置官司時 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迥
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行 元即郟公梁士彥樂安公

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武州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臨
 西公李詢等皆為行軍總管以討迴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
 使討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之帝殂與尉遲迴發喪尚希
 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衰而視不安將有佗以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
 捷徑而遁遲明迴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堅也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
 關雍州牧畢刺史王賢與五王謀殺聖事洩堅以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
 不問以秦王贄為大冢宰杞公椿為大司徒堅子以柱國梁肅為益州總
 官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迴之弟子也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
 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呂等州皆從之眾數十萬崇
 州刺史邵公曹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賀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
 冬濠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兖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皆
 應迴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攻迴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又

州并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
 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懷州上大將軍宇
 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烏九尼等帥青齊之眾圍沂州大將軍擅讓攻拔
 曹毫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眾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
 申州攻永州拔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
 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
 柳裘詣穆為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
 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錄金帶遺聖十三環金帶者天子
 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聖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為懷州刺史初欲應迴
 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
 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迴子誼為朔州刺史穆執送
 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迴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

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迥遣宇文胄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迥殺其妻子迥遣檀讓狗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為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胄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鄭州總管司馬洧難亦舉兵應迥己酉周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昌言文表與尉遲迥通謀堅以迥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趙僧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弟堅齎酒殺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之孫也弘胄皆有勇力為堅心腹酒酣招以佩刀刺爪連嚼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

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偽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迥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為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問胄自後至招恨不特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博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啟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怪怪人情大異堅

深以為憂與內史上大夫鄧譚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郎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頌請行堅喜遣之頌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鄭師溫應上順沔儂岳九州及晉山等八鎮乘降遣其子永為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為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

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殷進督沔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眾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趣南兗州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以討譙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難猥蒙顧託梁主棄棄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疆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士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許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眾議遂止高頌至軍為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

機頰瓌為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一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頰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迴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迴弟勳帥眾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愬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崔弘度妹先適迴子為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過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左丞相

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元曰汝可取迴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悉寬盡阮之勤惇祐東走育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迴末年老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擊為長史達擊暹之子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眾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偽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眾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為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

兵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
 伏擊之毗羅軍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
 傳首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
 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梁主聞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
 矣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譯甚厚賞賜不可勝計委以
 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傾屬稱為黃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溺於財利不親職
 務及辭監軍堅始踈之因禮漸薄高熲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
 消難未平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洛堅乃以高熲
 代昉為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
 惶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之 周王誼帥四摠管至鄆州司馬
 消難擁其衆以魯山龍山二鎮來奔 九月唐茂以隨世子勇為洛州摠
 管東京小冢宰摠統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為大丞相罷左右丞相
 之官 冬十月周丞相堅殺其子周梁肅將步騎二十
 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賡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悉
 高阿那肱乙佛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內戰士不過二
 千摠管曰黎豆盧勣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其守破之會梁肅至
 悉等遁去睿自劒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悉乙佛虔城守親帥精兵五
 萬背城結陳奮擊之謙戰敗將入城悉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
 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劒南平 十二月甲子周
 以大丞相堅為相國摠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為王以安陸
 等二十郡為隨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命建臺置宮丙辰詔進
 王妃獨孤氏為王后世子勇為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庚季才勸隋王官
 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

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無太傅杞公椿奉冊太宗伯趙嬰奉皇帝璽紱
俾位于隋隋王冠遠遊冠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衣冕如
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祠于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
子勇鎮洛陽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女為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
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祕書
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
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
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相國司馬高顛為尚書左僕
射兼納言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為內史監無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
林為內史令乙亥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為元明皇
后丙寅脩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為皇后王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大將
軍趙嬰為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為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為公初

劉劼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佗族聞之
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
愧之改封樂平公主父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主與周載下大
夫北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
靖蹇當其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
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
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
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
由是竒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
高顛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
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暉冀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鄴公真
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贊秦公贇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允荆公元宣帝子聚

公行郢公術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進 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為嗣

始興王謀逆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為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諛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為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欵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為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蒼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

疑有變伺其所為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劍斫太子

太子悶絕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指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救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廡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為台鼎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齊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

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十人于井即
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之隋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
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
摩訶馬客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仙華就斬其首伯固為亂兵所殺自
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為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
彭嵩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嵩叔陵舅也信諒有寵
於叔陵常參謀議諒粲之子也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癸亥以長沙
王叔堅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為車騎將軍南徐
州刺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為中
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為皇太后時帝病創卧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
居柏梁殿百司眾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為
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秋九月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將軍刺史如

故

長城公至德元年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
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
慶皆惡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
攝用三司之議出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為吏部尚書 秋八月
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為司空實奪之權 冬十二月丙辰司空長
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以厭媚黜日以求福或上書告
其事帝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
非有佞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
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隋滅陳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

若弼為吳州摠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摠管鎮廬江隋
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
經略

長城公至德二年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
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
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無其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
其一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其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
閣龔乳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
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
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相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
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游是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
輒請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破以析聲

深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
齊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
家女為龔貴嬪侍兒上見而說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
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眄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
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親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宮
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
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無所
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
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
罰之命不出于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
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
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

序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管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
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賢
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為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
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又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
目府庫虛空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
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大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
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
嗟怨客卿摠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
人先加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
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台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
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
帥多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出部曲以配範及祭徵由是文吏
廢以至覆滅

三年 初北地傳緯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
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緯受高麗使金
上收緯下獄緯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
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
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官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
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殍殍野貨賄公行帑藏
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已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
稍解遣使謂緯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_到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
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_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
疾不行故緯言及之

禎明元年 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水馬禮遣

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平書稱姓名頊首帝各之益驢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頊對曰江北地寒田收晚一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人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入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才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陽素賀若弼及先州刺史高勣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斷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沅洲公丘巴陵隱磯夏首

口溢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若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待九江王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頊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艫等各有等蓋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對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効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白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帝起七級浮圖未畢

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畧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遂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林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誦諛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即日斬之

先是隋徵梁主入朝梁叔父安平王肅余義與王鄰來奔

二年春正月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暎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此

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水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淫蕩疆場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聞聽覽有悽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 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馬詔書二十萬紙遍諭江外 冬十月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於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素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新州刺史王世積出蕪春廬州摠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摠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摠管弘農燕榮出東海凡摠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顯為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疑滯 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並置衆

十二月隋軍臨江高顯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摠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矧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身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覆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衝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

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瑒梁之宗室擁眾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眾以巖為東揚州刺史瑒為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郡臣少恩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幾間二人共掌機密護

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表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議論不假而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于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比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搃搃內為之遊說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搃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

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浮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人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哺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虿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為都督

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勅書令分道宜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臯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奕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心樂遊苑樊毅屯耆園手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已卯任忠自吳興入赴緱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摠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新州摠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乘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諸戍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

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暎等衆軍必必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欬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郎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克賞甲申使曾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摠管楊牙貞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曾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窞而後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

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八百人負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任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騰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甲出部分令官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引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撝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惶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

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以身救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救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沈石石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為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摠督之又陰為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赦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欲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已

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頴先入建康頴子德弘為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馳詣頴所令留張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為民害斬於石閣下以謝三吳使高頴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矩讓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頴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摠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哀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

日敕書言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
 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
 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
 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
 十六摠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
 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
 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
 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
 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荊門之延洲
 素遣巴蛋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船遂大破之俘甲士三千
 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安
 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

人樓船十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為秦王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
 晉熙王叔文罷湘漢還之巴州慧紀推叔文為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
 史冉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
 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暉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
 解甲羅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於江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
 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荊口聞陳已亡移書告諭江南諸郡
 於是江州司馬黃德棄城走豫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
 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發淮南行臺省 陳吳州刺史蕭獻能得物情
 陳亡吳人推獻為主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摠管元契張默言
 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侯陳君範自
 晉陵奔嶺并軍拒述述軍且至獻互陣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
 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嶺大破之又遣

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獻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獻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獻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畧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軍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朝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拘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暉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璒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暉爲儀同三司冊洗氏爲采康郡夫人洸覓之子也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定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壘壘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脩葺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觀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

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廟廷拜廣為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郗几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今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與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帝獨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持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曾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内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侯正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美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

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為越公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答加賜金寶及陳叔寶珠為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 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勲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顛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顛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顛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著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

有讓帝之伐陳也便高頴問方畧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頴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瓌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不能儀傾巧側始獻二女以求親昵瓌險慘苛酷發言邪語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入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

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詡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為秘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曰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上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狗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周羅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暉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暉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和涉果如所量羅暉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裨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後使為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暉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暉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

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為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散之孫也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旣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

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孰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右衛將軍龐昇等短高頰於上上怒旨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頰父賓為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

十四年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却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待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頰至日猶見啟在床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謚曰煬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大建十二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于隋王隋王以太子勇為皇太子封子鴈門公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諷為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君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亡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另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

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君臣等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佗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生魏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諒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暕後宮生李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

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
眉上雙眉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
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
王廣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喜屬文敬接朝士禮極且及由是聲
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鑣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
泫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
蓄忿怒欲加屠陷母恐纒譖生於投杼鴆毒進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
獲危亡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恥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
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朕太前新婦遇毒而亡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
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
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叩頭此足幾許苦痛邪廣又
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以廢勇立廣矣廣與安相恂

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已奏為壽州刺史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為
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今德不聞於天下大
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頗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
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
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
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
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
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今述與
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獲道固人臣
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
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
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五十一

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
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
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
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知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
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
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
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
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遠離未嘗不泣人其新婦
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賜他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
宴晚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
因盛言曰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繼以上廢素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
使新燕人土輔賢造諸獸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

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
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
還言勇怨望恐有佗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言疑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
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誅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
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待官以上名籍悉
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為浙州刺史勇愈不
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群臣不
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
臣姻戚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
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
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五日御大興殿謂侍臣
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醜色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

臣等 賦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
 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
 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為不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廁
 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
 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
 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
 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畫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
 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
 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廢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
 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坐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
 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
 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對曰命殺元孝知此致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

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遺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
 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
 亂宗於我雖德懸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
 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晟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
 後悔無及纔言用極唯陛下察之上不應命矧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
 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
 然永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
 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
 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大至尊惡我多側席高緯
 陳叔寶豈孽乎常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
 上愴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
 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劓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

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昊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昊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矣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昊於仗右衛大將軍元胃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昊耳上以昊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也時衛士皆佩大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警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向諸親立於西向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

史侍郎薛道衡宣詔發勇及甘公男女為主公主者並為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刀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踊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揚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螯手不宜復留意已已詔元昊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竝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關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刺史大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郡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胃楊約竝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捥其脅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御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

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踈政由是出為襄州摠管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竝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為福至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娥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

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正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鄉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踈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官官不

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
摠管郭行預焉由是徵行為左監門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
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
呼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癩鬼所着不可復收帝
以為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
私謂所親曰主上思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
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
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仁壽二年益州摠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
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嗆之討西爨也帝令
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
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下

觸定及為毛間盛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卒後秀漸奢僭造
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
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
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摠管司馬源師以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豫
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忝府幕敢不盡心聖上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
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
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七月以原州摠管獨孤楷為益
州摠管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
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說知有備乃止八月甲子皇后
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
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鎰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鮮置竹筍中以蠟閉口
衣襟裏而納之冬閏十月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

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
訓之今秀盡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
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
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
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扭械書上及漢三姓
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鬼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
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
檄又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
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
百餘人秀上表推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
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
今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教

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或治之素上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
芴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處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
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或求李夫人博所撰治道集或與之秀遣或奴婢
一曰及秀得罪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高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
農卿趙仲卿往益州躬案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
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
高頴以天授良才元勳佐命為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
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容
封小國觀其可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
跡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
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
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

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忌竝為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邸店碾磴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武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執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視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柏玄基之於劫世而卒珍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

伏願撥鑒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國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

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

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言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

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寢跡忌素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窮親細

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不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

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史素既被踈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

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素由是亞之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又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竝付皇太子

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心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時與百僚

訣並握手歔歔丁未崩于大寶殿初文獻皇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容

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示之女蔡氏丹陽人也上寢疾於仁壽宮

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召皇太子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五

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
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
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
無禮上恚抵牴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
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
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竝取宇文述郭衍節
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蓋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
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哺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
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
之乃發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口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
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乙卯發喪太子即皇
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知太子追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

勝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兒
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
總管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
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譏廢居常快快及蜀王
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脩武備於是大發
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集
之為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
舊留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
憲法邪嗟呼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鷄鷄耳何用腹
心為王類者僧辯之子個儻好奇略為諒認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一
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突厥守東井儀
曹鄴人傳奔曉星曆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

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
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救李傍別
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
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及揔管司馬安定皇甫誡切諫諒不納誡流涕
自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
取勝一旦陷於叛逆絀於刑書雖欲為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
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
位為方伯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
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
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類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
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
存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揔官府兵曹聞喜

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
選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
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
暇集上下相疑群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
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趣河陽大將軍裴良出滏口趣
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與
柱國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丘和為蒲州刺史
鎮蒲津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幕離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
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
義明司馬北平榮毗皆為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
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
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五 六十七
州刺史裴文家為晉州刺史薛粹為絳州刺史梁普薩為潞州刺史韋道
正為韓州刺史張伯英為澤州刺史代州摠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
其將劉嵩襲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
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
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竝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
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撫
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
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逢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
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以前素為并州道
行軍摠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眾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
毓為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
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毓勸之子也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

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凶虜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
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
將往介州令毓與摠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
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鄉出六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
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書用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
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
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
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皆死蔡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
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遂自滄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大行
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軍摠管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
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
詳簡精銳於一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

之公理大敗祥東趨黎陽秦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
疑幽州總管竇杭有貳心聞可使取杭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
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為相州刺史
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
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
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
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成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
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
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眾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
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
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
遂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楊素各以二千

人虜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千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
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
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戰多
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
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
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
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眾且十萬拒素於高澤會天大
雨諒欲引軍還土頰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
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
不從退守清源三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
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帝
遣楊約齎手詔勞素王頰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

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賢
子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
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并獲頽力梟於晉陽群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
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
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
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
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
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相公曰內寵竝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
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
之妨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
其一而失其三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臣等謹將
欽定四庫全書
增補通志卷之五
十一

